

臺灣學習小結

在東華學期的這學期我選擇了三門課程，即研究方法、族群藝術專題、原住民當代藝術。在原住民當代藝術這課上，老師採用了課外教學和課堂教學相結合的教學形式。到今天為止的三次課外教學都令我印象深刻。

第一次是東部海岸之行，第一個地點是太魯閣火車站。在火車站裏見到了賽德克族青年女藝術家——林介文。她就地介紹了她的作品《織路》。講述了關於賽德克族在日據時期被日本人驅離原居地，離開大山時婦女們背著她們唯一的財產——織布機，來到太魯閣，太魯閣火車站就是賽德克族人下山後的第一站。林介文也從這個地方開始尋找回家的路。林介文因為學習本族的織布，找到了族群認同和她的創作本源。和林介文交流的這一個上午，我感受到了賽德克女性作為母親對於孩子的愛，用布上的花紋書寫對孩子身體健康的祈願，和作為一個賽德克女性的親切、自然、樂觀。在她所著的《嫁妝》一書中，講述了她奶奶 rabay lpay 和其他幾位女性與織布的故事。從種植芋麻到 Qabang（賽德克母親織給女兒的嫁妝）的過程。然後 Qabang 被現代文明吞噬，丟棄或者偶爾有被留下的成為冬天的棉被、夏天的窗簾。同時，我還注意到，這本書不僅用漢語，同時還有族語來行文。在這邊遇到的原住民同學或朋友幾乎都會講族語，族語教育不僅僅是政府的工作，各個部落的耆老都會自覺的擔當教育和督導的責任。每當部落有節慶或活動時，在外的族人都會回部落幫忙，部落新修房屋、男子會所或教堂翻新，部落裏每家都會出力，幫忙。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，臺灣原住民部落還擁有這般凝聚力，其實我是很驚奇的。部落的階級分層仍然分明，首領仍然擔當著帶領部落的責任。

那天下午，老師帶我們去了葛瑪蘭族的香蕉絲工坊。葛瑪蘭族的生活文化與香蕉密不可分，果實，假莖，假莖纖維等等都被充分的利用。香蕉絲是香蕉樹假莖纖維，經過晾曬、清洗後製成的細線。葛瑪蘭族人就用香蕉絲編織衣服、器具。在工坊二樓，電視裏迴圈播放香蕉絲製作過程，以及一些香蕉絲成品。對香蕉絲有了初步瞭解之後，主人又在一樓教我們怎麼親手製作香蕉絲。同時，一樓就是主人自己製作香蕉絲的地方，在這裏我們看到了老技人，和他們精湛的手藝。臺灣這邊將非物質文化傳承工作，與學校教學相結合，與觀光旅遊相結合，但是非物質文化本身卻沒有“變質”，全部製作過程依然保留傳統的手工製作。他們製

作成品不像是商品，更像是藝術品。各個部落的旅遊紀念品也沒有出現“雷同”現象，都是自己部落的圖騰、木雕、陶器或特有物品。在與他們接觸過程中，坐在屋簷下老奶奶悠閒的繞線，師傅教徒弟整線，都讓我看到了作為非物質文化的生機，族人對於自己資產的驕傲和傳承的自發性。

第二次課外教學是在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，老師帶著我們觀看了一部臺東文創職人的紀錄片《植憶·職藝》。紀錄片記錄了十一個職人，他們分別用編織、陶藝、刺繡等表現對土地的情感、述說對故鄉的關懷，以及堅持對文化傳承的使命。片中胡金娘和她的孫子餘仁瑋傳承地織機織布，餘仁瑋打破了布農族男子不能碰地織機的禁忌。看完紀錄片後的交流環節裏，我們請教餘仁瑋打破禁忌的動力所在。餘仁瑋講到除了他從小在奶奶織布聲中長大，對織布有特殊感情之外，奶奶的織布手藝沒人傳承實在可惜，現在難得有人願意學織布，已經不會太介意是男是女。以前的一些禁忌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，變得不再那麼牢不可破。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悄無聲息，一刻不停的變遷著。人們以前的生活用具，變成現今的展覽品。舊的、傳統的慢慢消失，新的、時尚的一個接一個的出現。就像紀錄片的林戎依一樣，她把都蘭部落（阿美族）的“樹皮布”這項傳統工藝進行創新，將做衣服的布應用到其他方面，一方面傳承了“樹皮布”，另一方面也重新賦予了“樹皮布”生命力。看到林戎依，我似乎看到了另一種傳承的方式。

第三次課外教學是在高雄美術館，老師帶著我們參觀 pulima 藝術節獲獎展覽。這一期藝術節的主題是“o loma no adingo 靈魂受到所在”，“loma”是阿美族語“家”的意思。在阿美族文化裏，家庭具備兩個條件，即生火、煮飯、生產的空間，又是承載人的經年智慧。這個藝術節是原住民族的藝術節，獲獎作品被高雄美術館展出，受到了大眾的關注和好評。優選獎得者尼古拉·莫雷的《漂流島嶼》中，以牆上繪畫的孤島為載體，利用投影在牆上的彩色，來表現南島海洋民族祖先的畫面，加上島上的一草一木、圖騰文獻、物種生態都隱藏著祖先靈魂與意志。表達了島民們不論遷徙到何處，祖先的意識和對島上文化認同都伴隨著他們，甚至透過日常影響而傳承下來。這個藝術獎鼓勵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主題精神的創作，藉由展覽呈現原住民族藝術的時代面貌。這些藝術家們身兼數職，如東冬即是部落的巫師，又學習著部落的織布技藝，又是青年藝術家。這個展覽讓我看見了，青年藝術家們在創作的過程中重新省視個人與文化的鏈接，探尋著

傳統與未來之間的想像與詮釋，構建著民族主體歷史的道路。

在臺灣的這兩個多月不僅讓我看到了不同風景、不一樣的教學方式，還看到了臺灣原住民族自發地為自己的族群做貢獻，對自己族群知識的自信。同樣的，臺灣原住民族也面臨著現代文明的衝擊，老技藝的失傳，部落人口外流，部落小學學生越來越少等等問題，但是他們會從博物館中借出祖先的物件，學習並復原失傳的技藝，會將祖先的智慧融入到現代文明中去，以他們的方式傳承、守護著祖先。